

约伯记第七章译文对照

【伯七1】

〔和合本〕「人在世上岂无争战吗？他的日子不像雇工人的日子吗？」

〔吕振中译〕「『人在世上哪里没有劳役呢？他的日子不像雇工人的日子么？』」

〔新译本〕「“人在世上怎能没有劳役呢？他的日子不像雇工的日子吗？”」

〔现代译本〕「人在世上，好像被迫当兵一般，天天过着负重劳苦的生活，」

〔当代译本〕「“人生在世，究竟要历尽多少的波折呢？生命是漫长而艰苦的，就像奴隶的生涯。”」

〔文理本〕「人在于世、无战争乎、其日不犹佣人之日乎、」

〔思高译本〕「人生在世，岂不像服兵役？人的岁月，岂不像佣工的时日？」

〔牧灵译本〕「人生在世岂不像在服苦役？他的岁月如同仆人的时日。」

【伯七2】

〔和合本〕「像奴仆切慕黑影，像雇工人盼望工价；」

〔吕振中译〕「正像奴仆喘息渴慕着暮影，像雇工人直等着工资；」

〔新译本〕「正如仆人们切慕暮影，又像雇工盼望工价。」

〔现代译本〕「像奴隶渴慕阴凉，像雇工等待工资。」

〔当代译本〕「他切望日入而息，又期待血汗辛劳换来的工价。」

〔文理本〕「奴冀昏暮、佣望工值、」

〔思高译本〕「有如奴工切望阴凉，佣工期待工资：」

〔牧灵译本〕「犹如奴隶渴求夜晚的阴凉，犹如佣人期盼工资。」

【伯七3】

〔和合本〕「我也照样经过困苦的日子，夜间的疲乏为我而定。」

〔吕振中译〕「照样子、我也有虚空之岁月遗传于我，有苦难之夜分派给我。」

〔新译本〕「照样，我有空虚的岁月，也有劳苦的黑夜为我派定。」

〔现代译本〕「我注定过困苦的日子；夜夜带来悲愁。」

〔当代译本〕「照样，我也注定要熬过这些苦闷的日子，捱过这些漫长、教人厌倦的黑夜了。」

〔文理本〕「我受累月之苦、亦若是、辛劳之夜、为我而定、」

〔思高译本〕「这样，我也只有承受失意的日子，为我注定的苦痛长夜。」

〔牧灵译本〕「我也只好历经痛苦的日子，忍受凄苦的长夜。」

【伯七4】

〔和合本〕「我躺卧的时候便说，我何时起来，黑夜就过去呢？我尽是反来复去，直到天亮。」

〔吕振中译〕「我躺卧时、总说：「我甚么时候纔可以起来？」黑夜漫长；我翻来翻去、足足翻到天亮。」

〔新译本〕「我躺下的时候，就说：‘我甚么时候起来？’然而，长夜漫漫，我辗转反侧，直到黎明。」

〔现代译本〕「我躺下，黑夜漫漫，反复不能成眠，只盼望天亮。」

〔当代译本〕「现在我躺在床上，苦候天明，辗转不能入睡。」

〔文理本〕「我寢则曰、何时而兴、而夜何时逝乎、辗转反侧、迄于平旦、」

〔思高译本〕「我卧下时说：「几时天亮？」我起来时又说：「黑夜何时到？」我整夜辗转反侧，直到天亮。」

〔牧灵译本〕「我躺卧时问：“几时天亮？”我起床时想：“黑夜几时来临？”我辗转反侧，直到天亮。」

【伯七5】

〔和合本〕「我的肉体以虫子和尘土为衣，我的皮肤才收了口又重新破裂。」

〔吕振中译〕「我的肉身披带着蛆虫和尘土块；我的烂皮纔结了痂，又再流脓。」

〔新译本〕「我的肉体以虫子和土块为衣裳，我的皮肤裂开又流脓。」

〔现代译本〕「我一身蛆虫，长满了疥癣；我的皮肤溃烂破裂。」

〔当代译本〕「我的皮肤瘀黑、布满虫子，伤口爆裂、充满脓包。」

〔文理本〕「我体被蛆与土、肤既合而复裂、」

〔思高译本〕「我的肉身以蛆虫与泥皮为衣，我的皮肤破裂流脓。」

〔牧灵译本〕「我的身体以蛆虫和泥皮为衣，我的皮肤龟裂流脓。」

【伯七6】

〔和合本〕「我的日子比梭更快，都消耗在无指望之中。」

〔吕振中译〕「我的日子比梭还快，都消耗于无指望中。」

〔新译本〕「我过的日子比梭还要快，在毫无盼望之中而结束。」

〔现代译本〕「我的日子比梭还快，都在无望之中飞逝。」

〔当代译本〕「我的年日就这样在绝望中飞逝，毫无希望。」

〔文理本〕「我日速于梭、消磨于无望、」

〔思高译本〕「我的日月速于织梭，也因无希望而中断。」

〔牧灵译本〕「我的时光飞逝，快如织梭，临到生命尽头，毫无希望。」

【伯七7】

〔和合本〕「“求你想念，我的生命不过是一口气，我的眼睛必不再见福乐。”」

〔吕振中译〕「『你要记得、我的性命只是一口气；我的眼不会再见福乐。』」

〔新译本〕「求你记念我的性命不过是一口气，我的眼必不再看见福乐。」

〔现代译本〕「神啊，求你记得，我的生命只是一口气息；我再也没有幸福的日子。」

〔当代译本〕「我的生命仅存气息，我的眼睛再也看不见幸福。」

〔文理本〕「我命只在呼吸、尔其念之、我目不复见福祉、」

〔思高译本〕「请你记住：我的生命无非像一口气，我的眼再也见不到幸福。」

〔牧灵译本〕「你知道，我的生命如风，我再也看不见幸福。」

【伯七8】

〔和合本〕「观看我的人，他的眼必不再见我；你的眼目要看我，我却不在了。」

〔吕振中译〕「看我的人、其眼不会再望见我了；你的眼正看我，我却不在了。」

〔新译本〕「看我的，他的眼再也看不到我，你的眼要看我，我已经不在了。」

〔现代译本〕「你现在看得见我，但将不再见到；如果你要找我，我已经不在。」

〔当代译本〕「现在你还见到我，但不多久，你再来看我的时候，我已经不存在了。」

〔文理本〕「观者之目、不复见我、尔目视我、我已乌有、」

〔思高译本〕「注目于我的，再也见不到我；你的眼看我时、我已不在了。」

〔牧灵译本〕「看见过我的人将再也见不到我，你再看我时，我已不在。」

【伯七9】

〔和合本〕「云彩消散而过；照样，人下阴间也不再上来。」

〔吕振中译〕「云彩消散而过去，人下阴间，也照样上不来。」

〔新译本〕「云彩怎样消散逝去，照样，人下阴间也不再上来。」

〔现代译本〕「像云朵消散，人死了不再返回；」

〔当代译本〕「人死了，就像烟消云散，一去不回；」

〔文理本〕「如云消散而没、人入阴府、亦不复返、」

〔思高译本〕「他去了，好像云消雾散；下到阴府的，再也不得上来，」

〔牧灵译本〕「他去了，就像云消雾散，下到阴间的再也不能返回。」

【伯七10】

〔和合本〕「他不再回自己的家，故土也不再认识他。」

〔吕振中译〕「他不再回家；他的本地再也不认得他。」

〔新译本〕「他不再回自己的家，故乡再也不认识他。」

〔现代译本〕「他不再回家，被认识他的人忘了。」

〔当代译本〕「家园永别，从此声沉影灭。」

〔文理本〕「不再归于其室、故土不复识之、」

〔**思高译本**〕「不再回家，本乡也不认识他。」

〔**牧灵译本**〕「他再也不会回到自己的家园，家人也不再认识他。」

【伯七 11】

〔**和合本**〕「我不禁止我口；我灵愁苦，要发出言语；我心苦恼，要吐露哀情。」

〔**吕振中译**〕「『我也这样；我不禁止我的口；我的灵在困苦中、我要说话；我的心在苦恼中、我要吐露哀怨。』」

〔**新译本**〕「因此，我不再禁止我的口，我要说出灵里的忧愁，倾诉心中的痛苦。」

〔**现代译本**〕「不，我不能再沉默！我要吐露我心灵的悲愁；我要陈述我内心的苦闷。」

〔**当代译本**〕「啊！请让我抒发一下所受的痛苦，诉说一下心灵的苦楚吧！」

〔**文理本**〕「缘此、我不自禁我口、我神之痛必言之、我心之苦必诉之、」

〔**思高译本**〕「为此，我不能再闭口不言，我要吐露我心灵的忧愁，陈述我灵魂的苦楚。」

〔**牧灵译本**〕「为此我不能再闭口不言，我要吐露我的忧伤，申诉我灵魂的痛楚。」

【伯七 12】

〔**和合本**〕「我对神说：我岂是洋海，岂是大鱼，你竟防守我呢？」

〔**吕振中译**〕「我，我哪是洋海，哪是大海兽，你竟设防来戒备我呀？」

〔**新译本**〕「我岂是海洋或是海怪，你竟然设守卫防备我？」

〔**现代译本**〕「你为甚么防守着我？难道你把我当作海怪吗？」

〔**当代译本**〕「神啊！难道我是甚么大怪物，以致你要这样对付我？」

〔**文理本**〕「我岂沧海、岂鳄鱼、致尔防御我乎、」

〔**思高译本**〕「我岂是海洋或海怪？你竟派遣警卫把守我。」

〔**牧灵译本**〕「“我岂是海洋或海怪，你要派人来监视？”」

【伯七 13】

〔**和合本**〕「若说，我的床必安慰我，我的榻必解释我的苦情；」

〔**吕振中译**〕「我若说：“我的卧榻必安慰我，我的床必担当我的哀怨，」

〔**新译本**〕「我若说：“我的床必安慰我，我的榻必减轻我的苦情”，」

〔**现代译本**〕「我躺下来，想休息，希望解除我的痛苦；」

〔**当代译本**〕「(13~14 节) 就是我想借睡眠来忘掉我的悲惨，你也用恶梦来惊吓我。」

〔**文理本**〕「如曰我床必慰我、我榻必解我忧、」

〔**思高译本**〕「我若想：“我的床榻会宽慰我，我的卧铺会减轻我的痛苦。”」

〔**牧灵译本**〕「我若想：“我的床榻会宽慰我，我的卧铺会减轻我的痛苦。”」

【伯七 14】

〔和合本〕「你就用梦惊骇我，用异象恐吓我。」

〔新译本〕「你就用梦惊扰我，又用异象惊吓我，」

〔现代译本〕「然而，你用恶梦恐吓我，使我受幻象的困扰。」

〔当代译本〕「(13~14 节) 就是我想借睡眠来忘掉我的悲惨，你也用恶梦来惊吓我。」

〔文理本〕「则尔以梦幻惊我、以异象恐我、」

〔思高译本〕「你就以噩梦扰乱我，以异像惊吓我。」

〔牧灵译本〕「你就以噩梦扰乱我，用幻觉惊吓我。」

【伯七 15】

〔和合本〕「甚至我宁肯噎死，宁肯死亡，胜似留我这一身的骨头。」

〔吕振中译〕「以致我宁肯噎死，宁肯死亡，胜似留我这一身骨头。」

〔新译本〕「以致我宁可窒息而死，也不肯保留我这一身的骨头。」

〔现代译本〕「因此，我宁愿窒息而死，不愿意活着受苦。」

〔当代译本〕「我宁愿窒息而死，也不愿这样受苦。」

〔文理本〕「甚至我魂宁愿气闭死亡、愈于寄此骸骨、」

〔思高译本〕「我的心灵宁愿窒息，宁死不愿受此苦痛。」

〔牧灵译本〕「我倒宁愿窒息而死，不再受此痛苦。」

【伯七 16】

〔和合本〕「我厌弃性命，不愿永活。你任凭我吧！因我的日子都是虚空。」

〔吕振中译〕「我厌弃性命；我不愿永远活着；不要管我；因为我的日子都是虚幻。」

〔新译本〕「我厌恶自己，不愿永远活下去。任凭我吧，因为我的日子都是空虚的。」

〔现代译本〕「我毫无生趣，厌弃生命。别理睬我吧，我的生命毫无意义。」

〔当代译本〕「我讨厌生存，不想再活下去。不要管我了，因为我所过的日子只剩下一点点气息。」

〔文理本〕「我厌生命、不欲久存、我日空虚、愿勿顾我、」

〔思高译本〕「我已筋疲力尽，活不下去。任凭我去罢！因为我的日月仅是一口气。」

〔牧灵译本〕「我已气息奄奄，活不下去了。随我去吧！我的岁月已经完结。」

【伯七 17】

〔和合本〕「人算什么，你竟看他为大，将他放在心上，」

〔吕振中译〕「人算甚么，你竟看他为大，将他放在心上，」

〔新译本〕「人算甚么，你竟看他为大，又把他放在心上；」

〔现代译本〕「人算甚么，你竟看重他？他的作为有甚么值得重视？」

〔当代译本〕「人算甚么，竟要你费心去对付他呢？」

〔文理本〕「世人维何、致尔大之、而注意焉、」

〔**思高译本**〕「人算什么，你竟如此显扬他，将他置诸心头，」

〔**牧灵译本**〕「人算什么，你竟这样显扬他，置他在心头？」

【伯七 18】

〔**和合本**〕「每早晨鉴察他，时刻试验他。」

〔**吕振中译**〕「每早鉴察他，时刻试验他。」

〔**新译本**〕「每天早晨你都鉴察他，每时每刻你也试验他。」

〔**现代译本**〕「你每天早晨观察他，每一分钟考验他。」

〔**当代译本**〕「你一定要天天地监视他，时时刻刻地试验他吗？」

〔**文理本**〕「每晨临之、每时试之、」

〔**思高译本**〕「天天早晨看护他，时刻不断考察他？」

〔**牧灵译本**〕「你每天早晨看顾他，每时每刻观察他。」

【伯七 19】

〔**和合本**〕「你到何时才转眼不看我，才任凭我咽下唾沫呢？」

〔**吕振中译**〕「到甚么时你纔转眼不注视我，纔让我在咽唾沫的一会儿自由些呢？」

〔**新译本**〕「你到甚么时候才转眼不看我，任凭我咽下唾沫呢？」

〔**现代译本**〕「你不能转移你的视线不看我，让我能够咽下一口唾沫吗？」

〔**当代译本**〕「为甚么不放过我呢？难道连我吞一口唾沫的时间你也不肯放松吗？」

〔**文理本**〕「尔至何时、转目不我顾、待我咽津乎、」

〔**思高译本**〕「你到何时纔不注视我，而让我轻松咽一下唾沫？」

〔**牧灵译本**〕「你什么时候才能不注视我，让我能轻松地咽下唾沫？」

【伯七 20】

〔**和合本**〕「鉴察人的主啊，我若有罪，于你何妨？为何以我当你的箭靶子，使我厌弃自己的性命？」

〔**吕振中译**〕「观察人的主阿，我若犯了罪，对你有何妨碍呢？为甚么拿我当你射击的箭靶？使我成了你的（**传统：我自己的**）累赘呢？」

〔**新译本**〕「鉴察世人的主啊！我若犯了罪，跟你有甚么关系呢？你为甚么把我当作箭靶，使我以自己为重担呢？」

〔**现代译本**〕「监察人的主啊，难道我的罪伤害了你？为甚么把我当箭靶子射击？我对你竟是那么大的负荷吗？」

〔**当代译本**〕「鉴察人的神啊，我犯了罪吗？我有甚么地方得罪了你呢？为甚么要把我当作箭靶，使我的生命都成自己的重担啊？」

〔**文理本**〕「鉴察人者、我即有罪、于尔何涉、曷以我为的、使我视己为重负、」

〔**思高译本**〕「监察人者啊！我犯罪与你何干？为何叫我当你的箭靶，使我成为你的重担？」

《牧灵译本》「你这人类的监察者啊，我犯罪与你有什么关系？为什么选我当箭靶？让我成为你的负担？」

【伯七 21】

《和合本》「为何不赦免我的过犯，除掉我的罪孽？我现今要躺卧在尘土中，你要殷勤地寻找我，我却不在。」」

《吕振中译》「为甚么不赦免我的过犯？不放过我的罪愆呢？我这就要长卧于尘土中了；你要寻找我，我却不在。」」

《新译本》「你为甚么不赦免我的过犯，除去我的罪孽呢？现在我快要躺卧在尘土中，那时你寻找我，我却不在。」」

《现代译本》「你不能饶恕我的罪吗？你不能宽赦我的过犯吗？我不久就要进坟墓；你要找我，我已经不在。」

《当代译本》「何不就此宽恕我的过失、除掉我的罪孽呢？因为我不久就要躺在尘土中悄然离世了，你要找我，我却不在。」」

《文理本》「何不赦我过、宥我愆、以我将卧于土、尔勤求我、已不在焉、」

《思高译本》「为何你不肯容忍我的过错，宽赦我的罪恶？不久我将卧在尘土中，任你寻找我，我已不在。」

《牧灵译本》「为何你不肯宽恕我，赦免我的罪？很快我就要卧于尘土，任你寻找，我却已不在。」